



率性丛书 | 第一辑

《中庸》开篇谓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

“率性”意谓“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”（朱子语）。

率性丛书中的“率性”二字即采自这里。

性情之不同，各如其面，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情所长，这套丛书，就是选出各位作者性情所长的部分。

游学生涯

金克木 著



东方出版中心



率性丛书 | 第一辑

游学生涯

金克木 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游学生涯/金克木著;张定浩编选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08. 8

(大师率性丛书)

ISBN 978-7-80186-869-5

I. 游… II. ①金…②张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0447 号

游学生涯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长阳印刷厂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97 千字

印 张: 12.75 插页 3

印 数: 5 100

版 次: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86-869-5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前 言

过去是未来的镜子，别人是自己的影子。

——金克木《倒读历史》

关于金克木先生的生平研究，目前所能看到的，除了一些零星片断的回忆文章，便是粗枝大叶的年表式描述，惜无完整传记行世。究其原因，大约和金先生晚年“很不愿意谈到自己”（《比较文化论集·自序》）有关，但很多后辈学者却也看到，金先生不同于很多专家学者之处，恰又在于他经常谈论自己。是金先生自己说错了吗，恐怕未必，因为金先生谈论自己的方式和目的，与一般人有些不一样。

因此，我们从金克木先生的等身著作中，编选梳理出这么一本金先生谈论自己的集子，其目的，不仅是为了呈现这位大学者更为丰富、具体的人生道路，更是为了有机会再次跟随这位睿智的老人，一起思其所思，想其所想。

—
本书据金克木先生生平轨迹，略分为四辑。

第一辑“小学生”，收集金克木先生自述出生至小学毕业期间的十五篇文章。

金克木先生受到的正规学校教育，只到小学毕业为止，后来完全是凭借自学，跻身中国顶级学府超一流教授的行列。这在如今重视学历的教育体制下，是难以想象的。因此，“小学生”俨然成为金先生的一个符号，时常被喜欢金先生的读者提及，令大家艳羡的，不仅是金先生的天才，也包括那个时代开通的教育大环境。但读罢本辑的文章，或许会发现，那个时代的小学生，含金量原来绝非如今可比。

金克木先生，祖籍安徽寿县，1912年8月14日出生于江西万载县。寿县是古城，当年淝水之战、八公山下、草木皆兵，说的就是这个地方，而《旧巢痕》评点本中八公山人的托名，也是典出于此。金先生的父亲是清末的捐官，在江西万载县得了一个县官的缺，从安徽跑到江西，还未及捞回本，就遇到孙中山宣布废除帝制，清朝灭亡，他父亲也随即被扣押抄家，郁郁而终。金先生是家里的第四个儿子，父亲去世时，他刚八个月。

随后，1913年，金克木先生在掌管家政的大哥安排下，随全家回安徽当时的省城安庆，这里是大哥的生母，也就是自己嫡母的老家。这个长江边的山城，金先生来时不到两岁，走时才五岁，它留给金先生的印象是淡漠的，但有一件重大的事情，却发生在此时，那便是识字。人生识字忧患始，他往后一切的学问思索，都要追溯到大嫂领着他认门联上的“人”字那一刻。

1916年，金克木先生随家人折返老家寿县。这一年，袁世凯称帝，随即惹得各地军阀四起；也是这一年，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，科学与民主旋成潮流。外面风雨飘摇，但在这建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寿县祖屋里，却仍是一派波澜不惊。

金先生在这里随兄嫂描红、背经、读诗、上桌识礼、入屋听曲，受的依旧是非常传统的旧学教育。1920年，大家庭因大哥的去世解体，同年，因为三哥受聘去寿县第一小学教书，金先生这也顺带进入第一小学，开始接触新学。在这里，他看到把教育视为强国之本的小学校长，听到和背经抄书完全不一样的讲课，也接触到家里极少见到的民国书刊。

1925年，金克木先生小学毕业。从1916年到1925年，以这个时代特有的、新旧杂糅的方式，金先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九年义务教育。

本辑文章又可细分为三部分。《学说话》、《学读书》两篇，是金先生的夫子自道，基本交代了自己童年轨迹，是为第一部分；第二部分九篇文章，用小说体述其入小学前事迹，虚虚实实，但可由第一部分的两篇文章作印证；第三部分四篇文章，述其小学生活。

二

第二辑“少年时”。收文章十六篇，大体分三部分，前两部分是小说体，分述乡下教书、离家进京，偏虚，却能具体而微；第三部分是回忆随笔，综述这期间的教书、读书、写作以及翻译生活，偏实，却仅提纲挈领，故可与前两部分参看印证。

金克木先生十三岁小学毕业后，因家境困窘，无力再上中学，随后两年，遂受教于私塾先生。1927年，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，金先生被送往乡下躲避兵灾，却在一个名叫警钟的朋友处，看到了《新青年》一至五卷，得以初识新文化运动的整体面目，胸中旧学新知的碰撞交汇，眼前良朋益友的切磋辩论，待到回城，他遂有焕然一新之感。此时，金先生十五岁。

1928年,大革命失败后的风雨交加中,16岁的少年被信仰的火深深攫住,他去乡下教小学,其实是预备投身革命运动。在这半年,金先生学到了任何学校也学不到的东西,也迈出了从少年到青年的第一步。

1929年春,离家不远的凤阳省立第五中学招新,因原是师范学校,学费、宿费和伙食费,仍一概免收(原来师范免收学费,促进基层教育,早成常识)。金先生随同乡前往,先入学,打算秋季再考学籍。但开学不久,遂有学生不断酝酿运动,随后一批学生被抓走,学校随即遣散学生,停课整顿。金先生无奈折返家中,暑假期间因凤台县民众教育馆的老同学相助,去凤台县齐王庙小学教书。金先生在此做了一年的小学教师,认识了几位在外地上过大学的同事,受他们影响,随即萌发了去北平读书的念头。

1930年7月,金克木先生随友人,坐船经南京、上海,随后又坐海轮,于月底抵达北平,暂住于皮库胡同久安公寓。北平生活,可谓金先生人生的又一大关口,在这里,免费的公立图书馆、开放的大学课堂,以及周围各式各样的青年友人,构成十八岁的金先生新生活的几个支点。他既是在用心读书,亦是在不断地读人、读物。

1932年,因兄长去世,家里断了接济,生计所迫,金克木先生赴山东德县师范初级中学任教国文,并兼教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。在德县待了半年,此时开始写新诗,并在1933年的《现代》上发表,随后因朋友相助,得到一个在北平某报编文学副刊的机会,这便又折返北平。随后,依靠编辑、翻译、写稿,继续在这古都漂泊。唯有一次短期就业,是1935年因友人沙鸥介绍,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。金先生自述,

那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是其学得最多的一段日子。

以上两辑的文字，金克木先生论自己童年及少年岁月，大抵小说家言和回忆随笔并存，这并不是金先生故弄玄虚，而是和他谈论自己的目的息息相关。

关于自传这种文体，钱钟书有过一段极有意思的话，“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，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、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，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，传述别人的轶事。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，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；你要知道别人，你倒该看看他为自己做的传。自传就是别传。”

这番关于传记意图和结果、形象事实的真与假之间有趣的悖论，想必金克木先生也是深有会心的。“小说往往用假话讲真事，标榜纪实的历史反而用虚构掩盖实际。孙猴子七十二变是假，孙猴子的言行性格是真。……什么是真？什么是假？”（《孔乙己外传》）故而，金先生晚年自编《孔乙己外传》，以小说之名，述生平过往，另有《旧巢痕》评点本，假托居士山人，真事假语，变幻莫测。其用意，我猜也在于要把拘泥于真假的这个障给破掉。那是不是尚还有一个东西，它比表面的真假更为重要？

“少年时”一词，语出金克木先生八十六岁时自编的同名小书。一个人的少年时，当是思想人格定型的最最关键之时。西方有教育小说，老老实实从头说起，顺时针追踪少年时；中国有史书列传，每每在最后才附上一个“初，某某如何如何”，逆时针回溯少年时。这两种方式，金先生都了然于胸，但却都不拘泥。“茗边老话少年时，枯树开花又一枝”（《少年时·前言》），金先生要开的花，不是被时光染黄的标

本,而是年年岁岁都可以来去的花。

三

第三辑“十年灯”。收文十二篇,内分两段,一是内地的辗转,二是印度的隐修,一动一静,相得宜彰。

1936年,金克木先生有一段江南之旅,在杭州孤山脚下的俞楼住了约一百天,译出《通俗天文学》,并因戴望舒之邀编出自己的第一部新诗集《蝙蝠集》,后经南京回北平。不久,“七七”事变爆发,金先生随即和刚刚来北平不到一个月的母亲一起,匆匆离京,先回老家寿县,后一路南下,经武汉、长沙、广州,终至香港,依靠为报馆翻译外电,生活了将近一年,后至桂林,经历了1938年冬天的桂林大轰炸。1939年,经陈世骧介绍,赴湖南辰溪,在桃源女子中学教英文,并在迁徙此地的湖南大学文学院兼教法文,期间暑假去遵义看望老母,又去昆明拜会吕叔湘、罗常培、傅斯年等学人,受大震动,思谋跳出文学的小圈子,毕生从事学术,并打算由拉丁文入手,上追古希腊经典,从而探明欧洲文化源流,但因生活无着,决心未下。

1940年,金克木先生随母亲寄住贵州遵义朋友家,后老母随同乡移居柳州,暂无挂碍。这年夏天,金先生至重庆,打算办护照去印度。但因战事吃紧,签证无果,在防空洞躲空袭的空隙,译了一部英文小册子,预支了稿费,匆忙逃至贵阳。在贵阳,他差点下海经商,终废然知返。1941年,金先生再赴昆明,经滇缅公路,终于辗转至印度,在加尔各答《印度日报》做编辑。1943年,赴佛教圣地鹿野苑专修梵文,兼读佛典。在这里,金先生遇到一位名叫侨赏弥的老人,指引其梵文与佛学的门径,是为其人生又一大关键点。

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”从1936年到1946年，这十年，是中国战火纷飞的十年，中国的读书人奔波于江湖，辗转于防空洞，却斯文不绝，弦歌不辍。这其中原因，金克木先生在晚年有很深入的思考。他以为，中国历来有两种文化，有“文”（读书人）的文化和无“文”（民间）的文化，这两种文化始终相互渗透、互相补给，不考察无“文”，就看不清有“文”。

因此，战乱中的颠沛流离，在他人或许是噩梦，但对于青年金先生，却恰恰是一个接触无“文”的文化的机遇。这横穿大半个中国的万里路，一洗金先生身上浸淫日久的有“文”的文化，让他得以重新元气淋漓，这样，后来印度乡村中的读万卷书，也才有根基。

四

1946年，金克木先生离开印度，回国奉母。他先到上海，谋教梵文未果，后经吴宓推荐，刘永济安排，来到武汉大学哲学系，教授印度哲学，其后半生的教授生涯从此开始。1948年，金先生重回北平，入北大任东方语文系教授，从此时直至2000年逝世，这后面半世纪的风回云起，他均是和燕园一同见证。

本书的第四辑“善知识”，收文十一篇，内分三部分，第一部分五篇，回忆后半生交往的师友，电光火石，却有大意味；第二部分三篇，分述一生最为核心的三个方面：教书的职业、男女的情感以及创作的事业；第三部分三篇，都是类似临终絮语，自己做总结。

与自述童年和少年岁月时的浓墨重彩相比，金克木先生对自己后半生的事情，倒真的谈得很少。这其中反差，除却

因为有些当世人事不便多谈外，更重要的原因，是和金先生谈论自己的目的有很大关系。这在前面已略提及，下面试进一步叙之。

一般人写自述或是回忆文章，即便中肯客观的，也都是以“我”为主。某年某月，“我”如何如何，要的是使旁人了解那些“我走过的道路”，或者“我与我的世界”。但金克木先生关心的，倒不在那个“我”上面。倘若只是为作自传，金先生一定服膺休谟的老话：“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，如果说得太多了，总是免不了虚荣的，所以我的自传，要力求简短。”所以，倘若真的去寻先生的自传，那当属写于1992年的《自撰火化铭》，寥寥千余字，便足了一生。

而在这千余字之外，金先生晚年之所以又花了数十万言来谈论自己，尤其是谈论成长时期的自己，其实是把自己给“豁”出去，把过去的自己当作一段可供现在的自己揣摩研究的史料。换言之，金先生用墨最多的，不是一个人到底做过什么事、得到什么物，而是如何在无“文”的文化和有“文”的文化的合力下，在时代的潮汐中慢慢形成这个“人”。金先生以自己的方式，把西方的教育小说和传统的史书列传打通，把辨求人事真假的迷障破除。

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云：“至其书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论，论其轶事。”这种从著作到人事的转向，我想除了知人论世的需要外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缘由：书是有“文”的文化，一旦定型便不受具体时空影响，故可以暂时不论；而人事可以说是无“文”的文化，如不及时论述（司马迁称其轶事，可见并不介意真假），可能那段具体时空和具体时空中的人所承载的无“文”的文化，之后就不复存在了。

而这些对过去轶事的论述,正如金克木先生所言,“都出于‘现在’,而且都引向‘未来’。”(《无文探隐》前记)

2000年6月,在病重入院前写就的最后一篇文章末尾,金克木先生再次强调之前的认识:“过去是未来的镜子,别人是自己的影子。”2000年8月5日,金克木先生病逝。

五

金克木先生的著作多,出版单位也多,自己编的,放任别人编的,以及身后这几年以各种选集面目陆续重出的,至今到底有多少种,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出确切的数字。金先生1993年自编的《书外长短》后面附有著译书目,是二十九种;1996年出版的《末班车》,后附著译书目三十六种;而据陈明2002年的统计,有五十五种,算是比较全的,但依然以“部分论著”称之;而按刘苏里先生的说法,算上翻译、诗集以及各种选集,署名金克木的集子将近有六十余种。我自己最终经眼的,有近六十种。

如今,我等好事,又添上这本选集,企图用金克木先生自述的文章,把其一生经历大体接续在一起,名之《游学生涯》。所谓“游学”,在古代有几种解释,一种是指游侠和儒生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云:“是故服事者简其业,而游学者日众,是世之所以乱也。”金先生少年时曾涉足革命运动,后一直以教书读书为业,游侠儒生,也能算兼备。“游学”的另一种更普遍解释,是指离开本乡去外地求学。这种情况,自春秋战国至今,一直就为士人所熟悉。金先生的一生,基本上是离开本乡四处漫游的一生。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,在金先生这里,也可以算是两得。

然而,在我看来,所谓“游学”,对金克木先生而言,除了

以上两种意义外,更是一种出入无间的“游于学”。金先生一生涉足领域之广,前所罕有。并且,他能以一颗赤子之心和现实之心,遨游于诸多看似风马牛不相干的学科领域,古今中外各个学科、各种文化,在他那里都能融会贯通,从容不迫。孔子所谓“游于艺”,庄子所谓“乘物以游心”,在金先生这里,似乎也几近双全。

然而,“生也有涯”,也正是生命本身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限制,促成了眼前的这本书。

张定浩

2008年初夏

目 录

前言 / 1

一、小学生 江西、安徽

(1912 ~ 1925)

.....

学说话 / 3

学读书 / 7

世纪儿 / 11

人之初 / 17

何处是家乡 / 30

描红 / 42

七岁成人 / 47

长嫂为母 / 52

天雨花 / 57

家塾 / 65

小学校长 / 71

国文教员 / 74

图画教员 / 77

大小研究系 / 80

二、少年时 安徽、北平

(1925 ~ 1936)

-
- 塾师 / 85
- 井中警钟 / 88
- 风雪友情 / 91
- 游学生涯 / 104
- 大学生 / 120
- 少年漂泊者 / 123
- 一板三眼 / 136
- 家庭大学 / 150
- 课堂巡礼 / 161
- 岁寒三友 / 178
- 数学难题 / 191
- 视学 / 208
- 一点经历,一点希望 / 211
- 送指路人 / 215
- 谈外语课本 / 221
- 文丐生涯 / 229
- 译匠天缘 / 233

三、十年灯 国内、国外

(1936 ~ 1946)

-
- 1936 年春,杭州,新诗 / 239
- 遥寄莫愁湖 / 243
- 少年徐迟 / 246
- 挨炸记 / 248

坤伶 / 254
忘了的名人 / 257
由石刻引起的交谊——纪念向达先生 / 260
希望者 / 265
未完成的下海曲 / 268
梵竺因缘——《梵竺庐集》自序 / 283
四十三年前…… / 288
“汉学”三博士 / 291
德里一比丘 / 296
父与子 / 302

四、善知识 回国

(1946 ~ 2000)

.....
珞珈山下四人行 / 311
陈寅恪遗札后记 / 317
记“说瓜” / 323
三笑记 / 326
废品 / 329
教师应考 / 332
保险朋友 / 336
风义兼师友 / 358
百年投影：1898 ~ 1997 / 362
末班车 / 373
告别辞 / 380
自撰火化铭 / 385

附录 如是我闻——访金克木教授 / 387

一、小学生 江西、安徽
(1912~1925)